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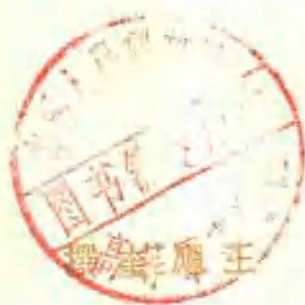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正續
二



柳南隨筆

續正

(二)



BW7509/140 09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自奉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爲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師儼。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爲譚曉。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各齋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

大

深於經學。註疏俱成誦在口。嘗謂其友錢嗣隆

嘉

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訝而問

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極羣籍。抑末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富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姑。謂浞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伯爲山陰王玉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緗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隤切。作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籤軸裝潢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

無異潢汙天潢之潢矣。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敬讀賈爲假不爲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爲汎不爲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卽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潯陽道上見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震甫囊中亦蕭然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爲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信如其說古人脫手彈丸之喻爲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書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卽其八十以後之作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疎固然然其氣韻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嘗晚年每多率筆沈啓南論畫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臣嘗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彼嘗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弁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此語誠

然。蓋必能識之而後能闢之。不然望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陽之闢佛。彼固於佛理曾究心來。故闢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兪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何言歟。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咏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潛詩云。徐陵韋淑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驚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予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真烈婦云。

程松園有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敝二字。豈落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史記甘繇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繇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爲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爲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銀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鑲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既昧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進。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爲旂。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又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周禮。交龍爲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旗旂。本爲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以旂字叶真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謠。丙之晨。龍尾伏。辰衿服。振振取。號之旅。當爲芹音耳。然如池北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旂字當直音芹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充仲達著字義總略。今吾邑不特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

太倉顧麟士先生爲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撫吳。延先生傳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當死。迺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是爲損一飯焉。張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卽未減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璣。冰璣蓋先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璵與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恪字心齊。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習尙書。而封君猶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尙書。足而又足。七十九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君八十餘。猶多侍妾。文靖憂之。旣請告歸。寒暑晝夜。必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囚所親。屬爲異室。文靖不從也。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旣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璠之子少參抱冲。謚公。顧太常。程雲之子副使鹿客。章大。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

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膽略。絳雲樓主人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荅河東君傳。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荅文^珩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荅文諸子

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荅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尙書爲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尙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亦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訖無定向。聞之士人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卽此種否。俟再考之。

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游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爲邪。音同瑯琊之瑯。又顏氏

家訓曰。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鑒詩云。龜鬬雲母舟。簡文曰。昶既不識其父。慚。又龜鬬其母。是其證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爲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爲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腐至。咸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面。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脚服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卽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田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疊。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書撮其要。爲指月錄。至今諸方參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達觀。名汝說。字星卿。顧好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齏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韓楊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

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翹戒庵老人漫筆。謂蓋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詵刻其祖文貞公家訓。亦爲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我回銜。銜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改作賊字。而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刪去。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予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謂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果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白賞。蓋妙構也。近日吾邑邵青門。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連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俞市村第六等都。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綵。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十餘隻。粉壁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

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見江陰徐充暖妹由筆。而錢湘靈脩常熟縣志。竟以此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爲巡捕衙書佐長。而從人幕中爲主文。陳尙書必謙之令輝縣也。嘗與之偕。已而尙書爲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尙書知之大怒。榜其事於城門。戒閹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會崇禎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顧大韶。大韶爲草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縉紳等事。謂持此入都。一官可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挾之以往。既抵都。會有警。城門閉。不得入。方徬徨閒。聞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縋而上。持箭者覺非是。痛歐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徙。逃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謁選爲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糧事。與老書佐陳伯元僞刻合邑縉紳私印。上書兩臺。事敗。急走京師。居既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目攝公卿閒。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爲。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濟也。以愚揣之。不言鄉紳之蝸民及賊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瞿。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掇拾錢。瞿事。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瞿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賊幾三四百萬。景良卽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瞿。牽連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瞿旣被逮。將行。邑有單良佐者。爲畫策以六字進曰。款曹和溫。樂張曹謂司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儒

之揭錢。雖出履謙指。而外則佯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書授意。俾調停各款。冀得重資。適良佐畫此策。志仁迺大恨。謂良佐專錢侍郎。遂改款。曹和溫藥張六字。爲款。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刻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卽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舉王璠適在都。與錢有隙。遂以此揭首之於衛。衛據揭上聞。奉旨有款擊擒藥。是此案緊切情節。著嚴訊確奏。而會掌衛事董堪罷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尙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衛。各充軍終身。仍著錦衣衛。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劓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卽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死。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園。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園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糲。聞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宜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窟。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沌。是爲大瘡。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逼於跣。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曰席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魍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子肘。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社老江上值水勢。

聊短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次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爲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烏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烏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烏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聞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此論爲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也。

陳湖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與梁曰緝論類彙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

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人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

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人意料外者。凡他人每戶課其紡繅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繅娘卽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咸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爲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壁廣福禪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格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聞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誦日而索觀之，則竊嘆世閒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慳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觀此其書，粗類長公而浮，其適勁蓋學蘇而過之者。箋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終力勁神載，行格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筆。何必長公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予與徐女廉賓邂逅，索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爲鎮山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予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歸有數也夫！時萬曆辛丑中元日，予觀跋語云云，知此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玉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曆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之一年矣。

陸務觀云：英石出鐘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之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

有悉係一筆。不過充几案供耳。萬歷間。吾邑黃道登門。知南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在錢氏宅者曰舞袖。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闈第一。時枋國者爲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爲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輒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懷宗朱批八字云。呂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解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瑗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閒。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蓋解曰小則解而或淺或滿。盈虧尙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訟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薄。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

漢長安慶虬之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詩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詡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詡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興儲同人先生歿後。有人元旦夢遊文昌所。見先生爲堂案。手中執江南鄉試榜。榜首名紱。宜興人。其姓則模糊不能審也。既甦而述其事。於是宜興多有以紱爲名應試者。時吳方來方試童子科。亦隨俗易。

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餘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爲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釋石林寄巢集有七護詩。其序云。剡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爲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畢。

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學博劉先生傳。蓋卽剡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剡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窮餓死。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畢澤近陽城湖。陸泓卽畢澤人也。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人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略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訛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靡字。亡池反。音麤。繫也。與廢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敵。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娉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巋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則音逆。毛詩。克岐克巋。以就口食。巋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巋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視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禱。與禱同。而韻瑞則與讀爲離音之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譽字。獨註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譽。虛譽。嘉譽。名譽。光譽。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切。音臍。平也。祭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陳澧並音去聲。卽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而玉藻。